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胡雪巖外傳

第一回 精測繪湖山入畫 托寓言月夜逢仙

支那富饒之地，除粵東外，當推江、浙兩省。而浙江又較江蘇加勝一籌。西湖濯秀，代出奇士，甲第連雲，人物雋雅，洵稱第一。豪華之家，往往食客數百，不少孟嘗君其人。同治間有一位名士，姓尹名芝，乃湖北人氏。學問淹博，三通六藝，無不精曉。曾為京師某王爺門下清客。凡王治園闢地，山林花鳥，皆是他一手佈置，精巧絕倫。因此名重天下。

這回因浙江一位富室聘請，來杭改造一座大園。那園本來是這位富翁新造的，因不合意，須得重新拆造。他便一面僱工，命將所有新造亭台盡行拆去，自己一面先繪起圖來。費了許多心血，繪了四五種圖式，終合不得這位富翁心願。

他也便搜索窮了，心想：「浙江的人口口只稱賞西湖為天下第一名勝，到底西湖的勝處卻在那裡？」有人說是西湖名勝之區雖指不勝屈，但山林奇鬱，總要算飛來峰為第一個勝景。

尹芝聽得此說，暗暗點首，即日便帶了家僮，祇被買舟，直抵飛來峰，借雲林寺暫時安榻。每日向前山後洞，搜奇探勝。至晚回寺，便參以心境，繪成一片奇山怪壑的圖樣，心裡頗為得意。這夜，月色大明，心裡沒事，覺得雅興勃發。便呼家僮尹兒去向三天竺沽一壺酒來，自己卻抱著琴，徑先往冷泉亭上來憑欄小坐。把琴橫在膝上，先呷口酒，便和准冰弦，鼓起《廣陵散》派頭的一曲流水來。

剛彈了兩段，忽聞亭外有人咳嗽。停琴看時，卻是一位白衣老叟，曳杖而來，飄飄然有如神仙態度。看他徑走入亭來，與自己似曾相識的，笑道：「尹先生連日辛苦了麼？」尹芝忙推琴起立道：「也沒什麼。敢問老丈尊姓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我姓袁。先生不知道麼？」尹芝唯唯，便也不好多問。

那袁公道：「連日見先生在此山前山後測量形勢，聞說是替某富室治一園亭，意欲仿此，鑿石為山。可有此意麼？」尹芝道：「是。」袁公笑道：「但不知這位富翁是那類一類人物？」

尹芝道：「老先生難道不知道麼？如今普天下的富紳巨室，都賽他不過。況當今聖眷正隆，榮貴無匹。若講起他的姓氏來，連孺子婦人也都知道的。」

袁公笑道：「這人到底姓甚名誰，便有這等勢耀？」尹芝伸一個指頭道：「便是胡君雪岩。當日國家收還伊犁，俄人多方猥展，關內外防營需飽孔殷，協借迫不及待。旋又議給伊犁守費，餉力愈難。而山右陝豫各省卻當荒旱，西征之餉幾難為繼。三次均經胡公一手措借華洋商款，至千二百五十餘萬之多。」

當蒙聖恩予以極品，賜黃馬褂入朝。此外，錢江義渡難民局，指不勝屈。凡浙江最大的善舉，不是他為首倡，也是他為協助，由是名噪天下。人皆以胡君可信，以金貴交代收儲動以萬計。

迄今凡十有八省，各省皆設有金銀等號。使石崇、鄧通尚在，想亦無過於彼。」

袁公笑道：「原來就是此人！但先生可知道他的來歷？」

尹芝蹙額道：「若講他的來歷，也卻是從艱難辛苦中來的呢。」

當初他老人在日，家境也並不素封。當此公弱冠時節，也曾棄儒為商，在某錢鋪學徒數年。繼以故舊吹噓，得人前浙撫王中丞之幕。因其為人有古道風，得中丞賞識。當時賊匪亂臨城下，中丞早拚捐軀以報君民，將細累家事重托此公。詎適奉運餉差遣，回而城已陷。胡君遂將餉轉運江蘇，以濟急需。嗣為人所誣，謂以浙餉運售江蘇，私得重價。於是邏者四出，君固尚未自知。適四邊不靖，遂挾賞遨遊國外，聊復貿易。後賊兵潰散，時難中官民苦無所歸者以千計。君獨力開發火輪，四方接渡，造德亦匪鮮淺。致有今之榮貴，使其老母妻兒得共安樂，亦天報之耳。」

袁公聽罷，不禁呵呵大笑起來，道：「原來先生只知其來歷如此。實對先生講，此人本與我契好，但目下移氣養體，大非昔比了。土木經年，宅第埒於王侯。支那風氣未開，人事尚難與大道爭勝。且此老立於商戰之世，素來不明商學，全靠這些天生的宿根，動要與外人爭衡。竊恐驕奢事小，頑錮禍大，逃不過盛極必衰的道理，冰消瓦解便在指顧之間。先生卻不知棒喝醒他，還要替他治這園亭。先生休矣！」尹芝聽說，不禁愕然道：「老丈雖如此說，只是他正在熱中時候，怎能瞥地將冷水澆醒他呢？」

袁公笑道：「既先生不信，且看後日罷了。」說罷，便曳杖欲行。尹芝忙一把扯住道：「依老丈說，當如何？」袁公道：

「呸！你等同在黃梁未熟時，還問我什麼？」言罷狂笑一聲，竟化為白猿而去。

尹芝不覺愕呆了半天。適尹兒沽了酒到來，才定一定神。

打四下一看，只見明月在天，林影滿地，四山無人，瀑雷自吼。

回憶前境前言，猶在耳目。

其時夜已過半，遠聽寺鐘已打百八。恐再遇著山魃木客，便抱琴攜酒，逕回僧舍。坐下細想一番，不禁奮起道：「罷，罷，既不能當熱中下一冷語，不如退休，免後人譏笑。我明日就此起身，還做我的王侯清客去的乾淨。」又想到：「我已教他把以前所造亭台拆毀盡了，如今我不替監造起來，可也沒得這理。」想著，便又進退兩難起來。忽想到了道：「有了。我昔年在此曾有一位好友，姓魏字實甫，住在湖墅。他也是胸中有丘壑的，工於營造佈置，何不就薦他去了此一事，豈不甚好？」

主意定了。次早起來，便叫尹兒收拾起琴樽書劍，竟先回到城中元寶街胡府，見了雪岩，先將繪圖呈上。雪岩看了大喜，說：「果然能照此造成，真是移湖山大觀於幾席間矣。」言次，尹芝便托辭須回鄉探問母病，只索走遭。此間圖樣既成，只需一監造之人，亦無大關鍵。因把魏實甫保薦了上去。

雪岩苦留不住，只得允如所請。款留一日，當晚大排筵宴。

即請尹芝繕寫一帖，飛騎前去請魏實甫來。因此一番，有分教：